



黎明的感觉

□文猛

关于读书,我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莫过于当年的高考。寒窗苦读十余年,却在收获时一无所有。我不敢再去补习,打算躲在学校附近的乡场上租间房补习功课,准备再考。我敲开了很多家的门,却没有一家愿意租房给我,我茫然得直想哭。

正当不知所措之时,我遇到了场上扫街的老汉,他要我到他家去住。

老汉姓余,我叫他余爷爷,家中就他一个人。那时,乡场上没有电,家家都点煤油灯,煤油十分难买和贵重。为了不给余爷爷添麻烦,我白天抓紧时间复习功课,晚上就早早吹了灯,躺在床上默忆当天的复习内容。

有一天,我从乡场散步回来,见小木屋中灯火通明,余爷爷坐在油灯前专心读书。他对我说:“晚上,你一个人读书害怕,我也买了些书,咱们一块儿读!”

我自然知道余爷爷的苦心,自此更加发奋苦读。转眼又到高考时,我去县城参加考试,要上车的时候,余爷爷气喘吁吁地跑来,手里提着两瓶煤油,要我晚上多读些书……

那一年,我终于成功了,拿到成绩通知单那天,我专门在县城给余爷爷买了连环画和武侠小说。

我高兴地回到小镇,想把好消息告诉余爷爷。小木屋紧锁着,我敲开隔壁大娘家的门,请她把书转交给余爷爷。没想到,大娘一见到我却哭了起来,她说在我走后的第三天,小木屋中的灯亮了一夜,第二天大家不见余爷爷开门扫街,推门进去,发现余爷爷已经去世了。

突闻噩耗,我手中的书掉在地上,泪水夺眶而出。大娘打开小木屋,点亮那盏煤油灯,帮我把书放在余爷爷灵牌前,又点上蜡烛和香。大娘奇怪地问我:“你要送书给他?他啥时候会认字读书了?”我的泪又涌出来了。

我考上了地区农校的土肥专业。本来希望寒窗苦读跳出农门,没想到却又遁入农门。失望之后,我对书本再没有了热情,在农校,我除了补考科目之多名扬校园之外,就剩下那些保存得崭新如初的课本了。我的辅导老师是在山区工作多年后落实政策回到学校的,他找到我,对我说:“我看过你档案,知道你读书苦,理解你现在考上了想轻松一下,你曾经的苦读改变了命运,可是人生的命运绝不仅是高考。你还年轻,人的一生要打好一个光明的底子,而打好这个光明的底子还得不断地读书。送你一幅字,该怎么做,你自己去想吧!”我打开那幅字,是李若禅的“鸟欲高飞先振翅,人求上进先读书”。

我没有太在意老师的话。毕业时,我被分配到了边远的乡政府工作,再次领略到了失败的滋味。毕业那天,辅导老师送我到校门口,他送我几本厚厚的笔记本,说那是他多年读书的笔记,或许对我今后的工作有帮助。

大约是乡里的领导看过我的毕业成绩,知道我这个半瓶水不能为群众的土地增肥添绿,刚好乡里缺纪检干部,就让我补缺,当时我的心凉透了。

平时乡里无事,我成天东逛逛西晃晃,悠闲自在。乡里一个被辞退的姓王的民办教师经常上访,而且专

拣乡里有大事或者上面来了领导的关键时候来上访,让领导非常头疼。王老师精神有些失常,但他上访并非无理取闹,他总要找乡里的干部谈论一些读书方面的问题,说服不了他,就要恢复他民办教师的身份。

大家说不过他,也不愿意跟他谈书论道,都躲着他,不敢接访。于是,乡领导想到了我,让我来接待王老师。书记把王老师带到我的宿舍。

王老师问我是谈文学还是谈科学,问我读了些什么书,那模样比学校老师答辩论文还要严肃。王老师和我说托尔斯泰、谈雨果、谈《红楼梦》,我如在梦游,一问三不知;谈牛顿、谈诺贝尔、谈哥德巴赫猜想,我如读天书,无地自容。被人们当作“疯子”的王老师,一谈到读书、谈到知识,居然容光焕发,声音铿锵有力……在一连串的叹息声后,王老师重重地关上我的屋门,走了。我不敢去猜想门外围观者的那些表情,我只听到王老师在大骂学校误人子弟。

与王老师的这次交谈,如同一剂猛药,一下点醒了我。我打开辅导老师临别时送我的读书笔记,在《干部和群众》一文中,我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:“跟山区群众打交道,你得比群众看得远一些,你得有让群众服你的知识和本领,群众才会跟你、信服你……”读着这些文字,我把肠子都悔青了,“要是多读些书,哪怕早点读一下老师的笔记,我也不会这么出丑。”

我下定决心,重新刻苦读书。我一本本打开辅导老师的读书笔记,那是多么厚重的思索和收获,丰富的知识如同一张张书签,引领着我跟着老师的步伐去苦读、去思考。收获也就自然而然地来了:读政治方面的书让我有了人生的大气,阅读哲学的书让我有了人生的锐气,谈文学的书让我有了人生的灵气。

后来,“疯子”王老师又来了。他看到我书架上满满的书籍,眼睛里放出兴奋的光彩。我们再次谈起读书,我们侃侃而谈,获得他一连串叫好声。走出我宿舍的时候,王老师从怀里掏出一本书,是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。他让我好好读书、好好工作,像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一样,去体会读书和工作“黎明的感觉”。随后,他对站在门口的乡领导说,他不会再来上访了,“有了这样的年轻人,山区就有希望啦!”

领导表扬了我,说我解决了乡里的老大难问题。我知道,不是我创新的工作方法完成了任务,而是读书和知识让王老师信服了我们的干部和我们的工作。我感谢王老师,感谢梭罗和他的《瓦尔登湖》,是他们给了我读书和工作“黎明的感觉”。

丰富的阅读给了我创作和思索的底气,我开始写出一篇篇文学作品和调研文章,并且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。后来,我走出山区走进城市,成为这座城市的作协主席。坚持不懈地读书,永远追求读书和工作“黎明的感觉”,给了我人生一个又一个高度。(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作协主席)

乡村炊烟袅袅起

□刘云霞

没有在农村待过的人,是体会不到置身于袅袅炊烟与金黄稻田之间是多么惬意而温暖。我出生在农村,成长在农村,这样的景象成了我无法忘怀的画面。

夏日是收获稻谷的季节。为避开太阳的炙烤,农人们多选择在下午四五点钟去田里收割。在风清气朗的好天气里,沉甸甸的稻穗成片地摇摆着,人们在稻田里挥舞镰刀,挥汗如雨。忙里偷闲,大家说起东家长西家短,抑制不住的笑声抛撒在田间地头。他们谈笑风生,你追我赶。

木制或竹制的耨斗,方方正正,摆满了田野。为防止耨稻谷时谷粒跳出耨斗,耨斗的三边用竹席围起来,没有围起来的一边站着一对工作搭档,要么是青年夫妇,要么是壮年兄弟,或者是同村邻里。他们默契地配合着,将割好的稻把子交替着用力,一下一下把稻谷耨在耨斗里。他们用足力气,每耨一下,牙缝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咪咪的声音。窄窄的田埂路上,粗壮的男人们挑着一担担沉重的毛谷子。即使腰酸了,手臂硬了,手掌磨出了血泡,他们也浑身是劲,快乐挂在脸上,幸福漾在心底。

上了年纪的老爷爷也不闲着,他们光着脚丫,在石头坝子或水泥地上翻晒稻谷。他们用长柄耙子把一堆堆湿湿的毛稻谷推开,拣出夹杂其中的稻草,再均匀地铺晒在坝子上。然后每过一段时间,再用长柄耙子翻晒一次。干累了,就把耙子放倒,当板凳坐下,吧嗒几口叶子烟,心满意足地看着被太阳晒得发亮的稻谷。等到太阳下山,晒坝阴凉了,小孩子们开始大显身手,他们拿起畚箕,欢天喜地地将分散的稻谷往中间堆。老爷爷再次拿起长柄耙子,将金黄的稻谷堆得高高的,如同一座座小小的金字塔。

临近黄昏,不用提醒和催促,女人们很默契地收工,带着头发上黏着的稻粒,身上裹着的稻香回家做饭了。母女、婆媳、妯娌、姑嫂姐妹们,你烧火我淘米,你切菜我主厨,乐呵呵地张罗着晚餐。

像预先约定好似的,这边有一户人家的炊烟从屋顶冒了出来,起初只是淡淡的薄雾一般,不一会儿就变成了黑灰色,之后又成了青烟与天空相接。接着,那边又一户人家的炊烟飘散出来了,又是一家,又是一家……终于,山沟里,山腰间,山坡上,漫山遍野都炊烟袅袅了。收割稻谷的汉子直起腰来,看到自家的屋顶冒出的青烟,或许是想到了回家后饭桌上少不了的小酒,心中的窃喜溢于言表,提起谷子来更带劲了。

青翠的山林,林间的麻雀,归巢的鸡鸭,都随着这袅袅的炊烟兴奋起来。一个村子连着一片田地,一片田地连着一个村子。袅袅的炊烟、傍晚的云霞、金黄的稻子,把乡村装扮得宛若童话里的仙境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